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十一

滋陽牛運震撰

魏書

序紀

序紀者道武以前諸帝紀也然序紀二字究竟不穩或作魏書世紀較通　魏諸遠祖自成皇帝以下至聖武皇帝並無生年事跡可紀似不必跳行另起祇可連敘以著世代可矣始祖神元皇帝以下始有事跡可紀但宜以世列敘亦不必編年另提也應悉照北史編次爲是　蓋俗云

纘研之義此句甚鄙俚且於正義極不可通　子卽始祖也北史作卽始祖神元皇帝也較明白　賓猶思報恩賓乃敬從二語穉鄙之極　其子不從乃陰謀爲逆始祖召殺之盡并其衆按此事當是神元乘賓之歿因殺其子而并其衆耳今云其子謀逆帝召殺之似曲筆非實事也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按文帝卽沙漠汗也未立而遇害文帝乃其追謚耳凡本紀中無太子稱帝之禮今以太子稱帝又嫌於有二帝而於神元稱始祖可謂亂例之極矣　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爲倚伏

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眞而退遡歸仰按此皆虛辭溢美之詞無當事實均屬可删　敘太子留洛陽一段文極繁冗不如北史之簡括　且離間素行此句橫插不倫不如删去　年踰期頤更不成語　晉帝從之遂留帝按此與上衛瓘請留帝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等語顯相刺背文理亦屬有礙北史删此二句爲是　不可容者便當除之當依北史删省不可容者四字　帝身長八尺英姿瓌偉云云按此數語當畧點於文帝在晉之日今另述於遇害之後於義爲贅後乃追謚焉此句更與上文不屬　諸大人

問欲何爲此句應依北史削去　威德復舉至是述成前意焉俱不成語　分國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云云按此叙三部不如北史明劃　財畜富實一本作財畜富貴誤　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云云此段紀於桓帝崩後甚無意味桓帝非魏正帝也不必總紀其行事於崩後北史載此於桓帝西畧諸國之後得體得法　帝胃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木云云紀叙語意殊欠明晰　至今傳記句亦可刪　以爲一統四字可省　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

按史家紀述各有體裂前史中如其云云皆此類也多於

列傳用之此用之本紀中殆非體矣北史作其威嚴如此

李雄遣使朝貢恐是李雄來通問耳此云朝貢或是曲筆

元年歲在丁丑按史例雖無事而必著年其年無事則直書曰無事而已今因平文皇帝元年無事而繫曰歲在丁丑是以無事可繫而始及其干支也則有事之年豈無干支抑又揜而不著何也此則例之不可通者矣

是年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僭晉司馬叡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司馬叡死子紹僭立按司馬氏奄有中土歷世饗國世所謂正統也渡江以後雖一隅偏安猶能保有緒業不

失舊物此之僭國竊號非其倫矣魏收北人右跖敗而左
司馬於晉元中興而書曰僭稱大位崩則書死立曰僭立
然以北而卑南實以裔而斥華也不謂之倒置可乎凡此
皆後世讀史者所不忍平面視而必加糾正者也　書帝
遂崩不成句法　以五年爲元年此句不明當云以平文
皇帝五年爲元年後倣此　事在孤傳語在皇后傳此皆
仍前史舊法而誤者　是年張駿私署假涼張氏之立晉
遂授之不得爲私署也且私署假涼亦不成語　若或留
連經歷歲稔此等語不甚明晰　衆軍利涉此不類紀敘

語且上云氷草相結如橋何得有言涉　是歲苻堅滅張天錫按此爲昭成帝三十九年事也上文帝雅性寛厚云云已將昭成生平括敘作結此又帶紀苻堅滅張氏殊屬不倫　昭成之崩也北史云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其爲遇弑明矣魏書揜而不載恐非信史

太祖紀

道武於登國元年始卽代王位郊天建元本紀應於此年編年紀事其末卽王位不必編年也今列敘元年二年八年九年似非史例　慕容垂遣使朝貢奉帝西單于印綬

封上谷王封者以上臨下之辭既云建使朝貢奉西單于印綬又云封上谷王稱謂自相乖錯亦殊可詫　生擒其陳留王紹停陽王使奴云云按此似不必列叙細記祗可書云生擒其陳留王紹以下文武將吏數十人而已　子寶蓋發而還按此文意義不明當作子寶秘不發喪乃還

司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貢晉室亦書朝貢可謂曲筆　錄羣臣議國號及定國號詔不如北史之有翦裁　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丙申二詔詞旨繁冗且多襲用王命論舊語亦似詔書體制但不必全載應照北史捉

敘大意爲是　時太史公屢奏天文錯亂云云按此段當在乙未詔之前　獲與征虜將軍尚書右僕射云云按此不必詳列北史記云獲與尚書右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將軍以上四十餘人得之　烏夷桓元烏夷劉裕云云雖南北分域亦何苦乃爾北史作晉桓元廢其主晉劉裕起兵誅桓元乃爲公允書法　若旁有鬼物對揚者對揚字不妥　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云云連用排語大非體制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亦不成語　北史天賜五年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于天安殿則帝

崩于弑逆明矣魏書不書淸河作亂則帝遇弑而崩之文不明也

太宗紀

太祖晩有子按太宗生於登國七年時太祖二十二歲不可言晩　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此殊板硬不成句　陷帝於不義此句可省　大赦改年爲永興元年按此當依北史另提元年爲是　彝倫攸敍用經語板滯　北史永興三年二月辛丑簡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夏五月甲寅復出宮人賜鰥人而魏書皆畧之

務在平當句可省　常山民霍季言名識圖讖云云

按此紀敘太繁不合本紀簡括體只可云常山民霍季聚

黨入山爲盜州郡捕斬之足矣　戰於畔城更有頁捷帝

詔止諸軍不克按諸軍不克而諱之於帝詔此亦曲筆也

司馬順之入常山流言惑衆云云按此紀敘亦太繁應

括敘　九月癸酉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

之云云按此不必列敘多人祗書晉平西將軍荆州刺史

司馬休之等數百人來降可矣　封皇子燾爲泰平王燾

字佛釐按太子似不必稱字燾既立爲皇帝何不於本紀

中稱載其名與字邪　兼資文武焉此句涉贅北史易置於前云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頗爲得之　紀中諸他國君如司馬德宗姚興李暠劉裕皆書曰卒與魏書他紀他國君書死者異此昔人所以謂帝紀第二卷乃魏澹史非收書也書卒固勝於書死然何如北史之書涼武昭王薨晉安帝殂之爲更得邪　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爲泰平王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泰平王攝政秋九月己酉詔泰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十有一月泰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八年五月皇太子率西臺王公

迎于句注之北秋七月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按皇子燾並無立爲皇太子之文乃遽云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此一誤也既云詔皇太子臨朝聽政又云是月泰平王攝政重複疊累不成文理此二誤也既稱皇太子攝政卽不應直稱泰平王乃於皇太子攝政之後又云泰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東苑泰平王親統六軍出鎭塞上此三誤也忽稱皇太子忽稱泰平王雜亂無義例此四誤也有此四誤何以爲史

世祖紀

餘衆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虒撫慰之按此只可云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虒撫其餘衆足矣　神䴥三年五月戊戌詔可從節省　四年九月壬申詔雖殷宗之夢板築無以加也援古自誇不類詔書謙質體北史引此詔削去此二語良是　延和元年正月己巳詔及十有二月詔俱可不錄其文　三年二月戊寅詔應照北史删括載之

馮大通遣大將渴燭通朝獻辭以子疾按辭以子疾可畧　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一段事誕而文鄙大乖詔書之體　高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

按此不似本紀簡括紀事體　大延三年五月巳丑詔天下吏人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此非治令也詔語亦可從畧　馮文通北史作馮宏　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按太武好道此自失德事只可紀云帝至道壇親受符籙足矣何至誇其旗幟以爲盛事美談邪　北史太平眞君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食之魏書不載　四年六月庚寅詔北史删去不錄　五年兩詔亦可不錄祇如北史約括其旨可耳　宗愛弑逆擅立依北史藏於高宗本紀爲是　不好珍麗食不二味一語可省蓋上文述世

祖儉素意已明盡無庸複稱也　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二語排儷直不成文　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此句亦可刪　括敘太武生平意冗而詞費眞庸筆也　褒貶雅意皆此類也語亦不的切　景穆太子薨於東宮雖由高宗追尊爲帝究未生前即位改元何得列於本紀以溷史例宜列之諸帝子孫傳中　監國一令引據周官亦苦冗繁

高宗紀

太平眞君世祖年號也截去太平爲眞君元年不可訓

逢虜帥桎一　奴欲加其罰按欲加其罰四字可刪　大赦改年當作大赦改元　二年八月戊戌詔内載苑内獲玉印一事甚鄙俚可刪去祇書其詔旨令民大酺赦殊死以下各降一等足矣　四年五月詔依北史節錄爲是五年二詔放此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按魏書於改元皆書曰改年似乎别有義例今此年改元又書改元是自相舛亂無定義也　三年十月詔甚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語膚闊之極此詔極可不錄　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此二語亦可省　四年五詔北史祇節錄

其二

顯祖本紀

𭣙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此史臣諛詞也可删　凡大臣封公公進爲王皆宜書但無庸詳記爵階如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等官制也　皇興元二兩年事跡稍多紀載不如北史之工簡　禪太子册命極可不錄　北史載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故知顯祖遇弑也魏書不載其事而贊語乃云終致宮闈之變紀事遂少本末

高祖本紀

天地氛氳和氣充塞二句可删　以彰盛德之不朽句亦可删　二年六月丙申詔排句可厭　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按餓死民豈可記數亦必不止二千八百四十五人也祇可記云餓死者甚衆而已　四年六月詔內有德被殊方文軌將一等語北史悉删去　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云云按此紀載冗繁當云洛州人賈伯奴稱恒農王豫州人田智度稱上洛王聚黨千餘人攻洛州州郡討平之可矣　九月丁亥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

並遣使朝獻癸丑宕昌悉萬斤國並遣使朝貢按春秋朝聘例止書時月日本可不紀北史於每歲之末書曰是歲某國某國並遣使朝貢極爲得法　戊子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爲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按本紀書大事命刺史極可不書　太和元年正月詔云天貺具臻地瑞並應三月詔曰政治多闕災眚屢興何一年之內詔書自相矛盾也　親自禮焉此不成語　二年十一月詔排儷極不成體北史刪之爲是　蕭道成使僧朗云云此條極可不錄　七年正月詔章句散

亂亦不成體　定州上言爲粥給饑人所活九十四萬七

千餘口此條可不錄冀州上言一條放此　八年八月詔

冗繁排沓可括錄依北史所載爲是　帝始服衮冕朝饗

萬國按朝饗萬國句可省　詔在禮志此句非禮可省

十大年八月詔此句太冗　喻以遷都之意論在代臣以

遷移之畧此等語句欠老　癸丑幸懷朔鎮云云按車駕

所幸之地似不必詳記止紀其最遠之地可耳　優其忠

而獲戾此句可刪　十八年十有二月丁卯詔鄴豫二州

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云云按此與十一月辛未詔冀定

二州同極可省繁何必複敘十九年四月詔六月詔並同
此旨　撽喻蕭鸞可省　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亦不必
錄　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句亦老致亦非
本紀體　辛丑帝爲太師馮熙舉哀於行在所亦不必載
於本紀　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此句可省
甲辰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殣之此事亦瑣瑣可
畧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踐蹋二字可省　遣兼
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
陟守宰宣揚風化北史省去宣揚風化四字　遣使者以

太牢祭唐堯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虞舜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武王於鎬按此等俱可括敘以省筆墨之繁　司空穆亮遜位遜位二字書法不倫　戊子鸞湖陽戍主蔡道福棄城遁走云云至鸞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面縛出降按此皆魏人誇其戰勝攻取以張國威其實事跡瑣瑣不足記也北史一切刪之甚是

世宗紀

黜陟幽明四字可省　文武應求道著邱園者皆加褒禮按此只褒禮名賢一語可了　癸丑宮臣增位一級此不

必紀　告以覽政之意何欠老　宿衛之臣進位一級事
亦可畧　年號中興東赴建業二語可刪　詔加文官從
征顯達宿衛者二階閑散者一階按加階進級無關國事
得失以此編記本紀恐不勝其繁　帝視射遠一條更不
必記魏書北史並載之可謂無識矣　三年十一月詔可
不錄　十二月詔應依北史不錄　正始元年未跳行另
提此刻本之訛也　擒其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
紹云云按此紀擒齊將不必詳列其官　六月詔可括敘
大旨　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云云此數語可刪　南

北分爭攻戰相尋魏書於北朝戰伐之事勝則書敗則諱

眞不足爲信史也　永平二年四月詔繁蕪舛曲不成文

理　詔禁屠殺含孕講維摩經俱可不錄　三年十月詔

祗是設館療病刪檢醫方兩事而語冗詞費殊不精簡北

史括取其旨不過數語可了矣　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晦

按北史作至於是月爲是

蕭宗紀

蕭衍緣淮城戍邨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於海按蕭梁戶口

邨落漂沒此自南史應載之事與魏事何與而載之魏紀

得并幸鄴之災以爲快邪　諸國朝貢極可不日日之非例也　正光元年七月皇太后歸政詔乃元又劉騰所矯稱者也魏書乃録其詔於本紀殊失倫體　三年十一月詔所謂魏雖舊邦其歷維新者也套襲周詩庸陋可厭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云云按此條可不必載　四年七月詔五年八月詔並支蔓繁衍有乖體制凡北魏詔書惟孝文詔多係手製尚有可採餘多以駢偶之體逞曼衍之詞並當依北史刪去不足録存亦不能遍摘其失也　徐州刺史元法僧反按此條紀載最爲冗繁絶非

本紀節括之體　凡州郡民聚衆反者其盜稱國號年號俱可略

孝莊紀

以爾朱有晉陽翼衞之勳此句塡塞故實不似史冊中語

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公元欽云云按此不必列敘諸人當依北史作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餘人可矣蓋本紀只紀其綱而諸人與難之實自當於列傳中見之也　敢決狥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危難之節者此數句俱可刪　六月己酉詔諸有私馬仗

從我者云云此詔亦可不載即載之亦不必全錄也七月丁巳詔亦同此　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葛榮別帥稱王者七人按齊獻武王高歡也魏收齊臣自應推崇齊祖後有修史者應改正　凡加級赦罪之事均可不載

廢出三帝紀

前廢帝諡節閔帝宜稱其諡　前廢帝紀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不成句法　羣臣勸進表可以不錄　有倡優爲愚癡者文義不明　爾朱世隆忌帝雅德還致毁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按此以帝之見廢歸罪於魏蘭根崔㥄

所以掩齊獻武之惡也收爲齊臣安得不云爾邪然筆亦曲甚矣　帝殂於門下外省廢帝之終遇弒也而收書諱之曰殂　帝既失位乃賦詩曰云云按此詩可不錄　廢帝有二元恭之爲帝也爾朱世隆及羣臣之所立也此繼魏正統者也元朗之爲帝也高歡起兵時擁立於信都者也立不以正也元朗以廢帝元恭普泰元年立維時廢帝元恭正在稱制履位及元朗入京師乃逐帝恭而高歡即降元朗爲安定王擁立孝武帝恭之普泰二年即與孝武之太昌元年序次相承皆不害其爲傳位繼序者也元朗

之暫立旋廢正與元睦之暫稱建明者同元睦不列於帝紀是矣而元朗儼然特立一紀稱其中興年號者何哉此亦可附之廢帝元恭紀中不必特立一紀以爲後廢帝紀也　出帝紀出帝即北史所稱孝武也旣諡孝武何稱出帝邪　安定王自以疎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按安定之廢齊獻武爲之也而託言安定遜位此亦曲筆　太昌元年四月詔多歸功渤海之詞何足錄　廢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間阻貳於獻武王託討蕭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按高歡實有不臣之心

故孝武蓄意圖之收史乃爲斡旋之詞以爲皆斛斯椿等譏貳所搆用筆亦曲甚矣天下怪惡之始亦左袒高氏之言當時情事恐未必然也　按北史孝武帝在田舍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既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遂遣騎奉迎帝入氈帳讓以寡德至於泣下文武執鞭奉勸進表帝辭表不覩假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此段紀敘詳晰有體魏書竟畧之而不肯書然則此亦高齊所忌邪　帝爲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此亦曲筆

八月戊辰制曰晦爲明始云云按此爲高歡推立清河王

曹所出制也蓋以著斛斯宇文攤迫之罪以自掩其逼逐其主之失耳何足錄　孝武西奔長安齊獻武入洛之後敘述特畧盡此時君臣操戈尊卑易序車駕流移乾坤搶攘有難於實敘者豈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邪後世欲知魏齊之事者攷之北史特詳　帝爲宇文黑獺所害黑獺者宇文泰也亦不載其緣起所以使人闇之茫然

孝靜紀

孝靜紀或以爲魏收書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今觀其篇體與神武以下諸紀同而較北史孝靜

紀反爲詳悉且稱高齊諸帝仍曰獻武曰文襄曰今上而於西魏主直斥曰寶炬至於東西戰爭之際魏齊禪代之間往往多枉辭焉其爲魏收之爲無疑也所謂後人以北史補亡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者或其中間有斷簡缺文而後人增益之耳　其子南海王復僭帝號獻武王進擊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按南海王西海王皆平山胡僭竊之號今失其名而遂稱其僭號并有皇后夫人之稱所謂書法者安在邪　天平三年十一月詔勿使靈臺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

此四語應删去　侯景克建業還以蕭衍爲主按蕭衍本梁主也何言侯景克建業始以蕭衍爲主邪　九月圍玉壁以挑之賀𤍠黑獺不敢應按此特張大東魏之勢耳殆曲筆非事實也　總敘云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又載齊文襄與季舒書目帝爲癡人又稱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直書文襄詭又載文襄使崔季舒毆帝及幽帝含章堂帝后遇酖而崩一一直書不諱此俱非魏收所敢犯者且敘帝卜御座步東廊辭六宮出雲龍門一段大類李延壽手筆亦與北史一字不異故知

是北史本文後人取此以補魏書耳　魏自永熙三年以後分爲東西二國東魏高齊所奉西魏宇文氏所擁立也魏收齊臣主東魏而斥西魏魏澹別成魏史以西魏三帝繼道武以來之緒而鄙東魏爲僭稱二者各執一是實則均失當依北史分著東西二魏如史記周本紀稱東西周以存其實云

皇后列傳

皇后傳說者以爲魏收書亡後人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　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勩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

乖典禮而覿過知仁按世祖高宗尊崇保母曰保太后或竟尊爲皇太后此夷狄之俗有乖典禮也大矣書於本紀所以著其非禮而列傳何載焉今儼然編列於皇后傳內且曰覿過知仁抑何其悖謬之甚也　桓帝皇后祁氏北史作惟氏　后隨帝於帑中懼人知咒曰按懼人知三字可省北史無之　北史載竇保母常乳母用附傳法稍爲近理魏書於竇保母猶用附載至常乳母則標目提行直與他皇太后一例矣　高祖詔曰朕以虛寡云云按此詔可刪　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云云按此解

參詞意過繁　北史有文皇后悼皇后宇文皇后恭皇后皆西魏皇后也魏書皆無之應補入

北史魏諸宗室傳每一帝子孫分為一類編次得體魏書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

每宗室一人自占一行遂至一帝子孫分列數行極煩碎不成體製應悉照北史編列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後北史並敘一傳極有行款魏書分敘之遂失其旨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亦然　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按此語句過繁亦可省括　東陽王丕

傳敘次冗繁節段多不分明議遷都一事更滋蕪蔓剌剌雜作此史法之敝也中多脫誤甚須攷正　非鸞則鳳其在本校也二語殊不可解

昭成子孫列傳

北史於昭成子孫傳首總提昭成皇帝九子云云極分明今魏書少此一段　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此句欠老先人以家世據北土云云至儀之奉命理謂非失按此答垂太祖所以不自來而遣儀之故語致疎昧甚不了了

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

之懼實無也北史溉去數句止作怪則有之懼實無也亦自簡明　詐以婚進城人告云云此處紀載不明　以刀子夾其頭使身首異處按此只可云以刀子斷其頭足矣史法貴質老安用此裝飾語　以其言正遂不罪焉上脫一帝字　諸帝子孫及昭成子孫傳並無贊語或以其書後人補綴而未及爲贊也

道武七王傳

北史清河王紹傳有紹剖孕婦觀其胎事魏書畧之　北史載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

府中號爲十錢主簿魏書慶智傳稱其美容貌有几案才而不及其他　北史載元法壽有殺張文伯事魏書亦畧之　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一語不似紀載之體可删　北史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云云魏書亦不載

明元六王傳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云云按董道秀爲樂平王丕筮夢不驗而丕薨道秀亦坐棄市此事可錄而高允筮論不必錄也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

死也此句疑又亦無倫次　明元六王事畧文少不足獨
爲一傳宜與太武五王同編爲一

太武五王列傳

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
子才所贊成也此數句注敘既不清晰亦不成句法　境
內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板對可厭或六朝史體反以
此爲工整邪　遊道大致紛紜將致公文久乃停息此等
語意不明切殊費思解

景穆十二王列傳

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此句未明似藏頭歇後之文六朝史書多有如此 及晚年貴重貴重二字不合 後生傾袖必泚人也此下不見有收煞處 太輿戲之曰云云此於敘事之法實屬可省直可云太輿出酒肉與食可矣

元仲景娶也列氏而謀殺前妻叔袁紇氏奉詔笞一百以王歸弟後以多內亂兗州賜死北史載之甚詳魏書略之止云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後遂不錄豈以仲景娶也列而謀殺前妻事在西魏及宇文周時而故刪之邪 元脩義有子則字孝規則子文都則弟矩雅

褒北史茲有傳事跡在隋開皇大業中故魏書不載　任城王澄傳載澄與高祖論鑄刑書論占革卦詞意冗繁漫無體裁北史稍裁削之　北史任城王傳載澄美鬚髯善舉止言辭清辨響若懸鐘魏書畧而不載　彭城紹一段載敘亦繁應從北史刪滅　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等議其行止往復辨難數百言詞意冗鄙眞令閱者不可耐　高祖引見王公侍臣於淸徽堂一段瑣屑已甚無關國事更無關澄事可刪去　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段引用

亦嫌冗長北史作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文意已足　餘不得例北史作餘不得爲例較明白　元順蠅賦文可不載　南安王熙臨刑詩可毋庸錄　高祖引見羣臣責之曰云云按此段責讓之詞頗屬冗繁可從節省　北史載城陽王徽自并州還鄴吏人涕泣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敝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淸儉魏書畧之

文成五王列傳

高祖與羣臣議期親三臨大功再臨之禮事不專爲廣川王諧似不必全載於諧傳

獻文六王列傳

咸陽王禧傳載文明太后及高祖訓誡禧詔語殊嫌繁多

禧取任城王隸戶爲高祖所責詔語亦病其繁　高祖

議斷北語一段可從節省幸禧弟祀方澤二段竟可删

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云

云此事鄙瑣之極眞小說家所不肯載者而儼然紀之正

史溷雜蕪陋甚可歎也　北史載符承祖薛魏孫與禧欲

於芒山浮圖陰卜害帝已而不果魏書畧之　北史載元

謹諫遷都一段魏書亦不載　故賜如意以表心此句亦

省南北諸史多於瑣悉事不肯從簡畧此大病也　廣陵王羽傳載高祖臨朝堂考羣臣一段詞句冗濫殊甚只可抄錄胡故非紀事之體也　唯詳簡不及高祖簡所十餘步按北史載此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簡及之與此小異　天威如此此句橫插不成文理　詳哭數聲而暴死按北史詳之死宣武密令人害之與此不同　北史北海王詳傳較魏書稍簡約　彭城王勰傳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句可省　彭城王勰傳載事多有鄙瑣設詞更滋排儷冗餘浮濫莫此爲甚史傳之體於斯掃地矣　升金瑞

城宴淸徽堂詠松詩講喪禮此等事何足錄亦何勝錄
宋齊諸書凡宗室之賢能卓卓者如竟陵王子良豫章文
獻王嶷皆特爲一傳其有弑君叛國之賊如元凶劭始興
王濬亦各自爲傳以示殊異此史法也北魏宗室極繁亦
當依此例如任城王澄中山王英彭城王勰等皆有德義
學行拔出倫羣且有事蹟可紀宜別爲一傳於宗室傳之
前以志旌賢之義其淸河王懌咸陽王禧元顥元叉等或
躬行弑逆或倡爲叛亂並宜另爲一傳於諸列傳之後以
示貶惡之旨元叉或以同謀共亂當與劉騰同傳不可以

一格論也　漢書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等傳皆以世次編列於諸列傳之中所以著世代也宋齊諸書皆遵此法而魏書乃以宗室諸王編爲一處

孝文五王列傳

寶月弟寶炬即西魏文帝也不應附之諸王列傳

衛操莫含劉庫仁列傳

衛操傳載操所刊桓帝功德頌文既不佳更多脫誤乃以爲其事宜載故錄於傳試思頌內所紀之事有何可載而必錄之且亦非史傳體也　莫含傳劉琨遣含歸魏諸勸

之詞極爲敦至魏書載之北史畧　劉庫仁傳知人不樂語欠明晰

燕鳳許謙等列傳

魏書於列傳中諸人兄弟子孫紀載特詳竊意史傳之體須忠奸善惡表表著見者始爲立傳其子孫必有功能可紀顯官可錄始附記傳末不然不暇紀敘以省繁冗蓋國史之體本紀大事非如爲人作家傳行狀須悉載其後人子孫也　崔元伯傳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此二語贅文甚無謂可省

長孫嵩長孫道生傳

長孫嵩等傳無贊語大約魏書乃未成之書其闕畧者甚多也　長孫彥北史載其舉體生瘡人謂惡疾彥尋蝮蛇螫而試之痛號頃死亦異事也魏書不載

長孫肥尉古眞列傳

尉古眞傳

秦郡務棄父西走棄父二字可省　豹弟㺯武定中東平太守按㺯事跡詳見北史魏書以其爲齊臣末之及也

穆崇傳

顯若知之問汝者按問汝者三字可省　馳馬隨猥而走

適去賊黨追者已至按適夫賊黨二句可省　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怡怡得非喜邪何其言之自相背也北史作無慍色　世祖征涼州已命穆壽輔恭宗總錄要機矣行次雲中又引壽於靜室而囑之壽未嘗從行何得有囑此必壽送車駕至雲中而世祖卻囑之也然紀次須明　其自矜無禮如此句亦可省　穆容武定中汲郡太守按北史載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書略之　穆亮諫高祖營殿宇汎舟石濟數事北史載之茲有裁削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干李栗等列傳

和跋臨刑謂其諸弟毗等曰灅北地瘠云云語極有意而敍載板滯奄奄無生氣務自纂修而可删今之背已直不成句　毗等解其微意詐稱長者云奔長安此等糾敍總不明晰　李栗傳眇嗁任情北史作笑嗁任情較勝　盪卑謙之禮自栗始也按自栗始也句尚未明　古弼直言敢諫補益宏多所謂公亮之臣北魏臣轄中如弼者幾人邪今屈與劉潔等同傳未免褻置之

奚斤叔孫建列傳

叔孫建傳公孫表與司馬楚之互相詰語一段載敘頗詳然亦繁矣 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二語可删

王建安同樓伏連丘堆等列傳

建貪而無謀此四字敘中硬加斷語似屬不倫可删 安同父名屈同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豈夷族不以爲嫌邪抑史氏誤記邪 安原謀逆伏誅臨刑之疏又何足錄 樓毅傳劉秀將濟劉秀當作光武 太極殿成將考室而雪高祖曰朕經始正殿云云按此段事既猥瑣語復庸濫不

足錄也　樓伏連孫寶在明帝時爲朔州刺史頗能安集流亡及爲葛榮所囚變姓名以免害又能密啓賊形現爲內應抗辭責蠕蠕俾外夷更稱藩臣亦卓幹之士也北史載之魏書闕此人不見何也

子栗磾列傳

天地之性人爲貴此語儼可除　栗磾以壯裘閭云云至故有是語按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稱望而畏之故有是語此數語當在前乃有次序　栗磾孫烈傳述金策之意是逆也等句俱不成語　何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

兒與叔一經撮捏便不成文　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此處文義不叶似有闕誤北史作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稍明白

高湖崔暹封懿等列傳

北史載崔頤及滎陽太守模與崔浩年皆相次浩常侮模譏模禮拜佛像遂皆有隙浩誅模頤以此得免魏書畧之

宋隱王憲張蒲等列傳

宋瓊以孝行稱當入孝行傳　李先與太祖問答一段紀載繁冗此無關事理者正不必瑣瑣載之　李預服玉一

事記敘亦過繁　賈秀辭子爲郡守一段北史不載祗云秀固讓不受而已當依北史爲是

王洛兒車路頭等列傳

北史蔚安國傳附嵇根事魏書無之　贊內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極不成語

崔浩列傳

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何極鄙拙不成文理　其祗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按此係通譽溢美之詞且開端敘事亦不合用此筆法　普應也二字可刪　議劉裕

假道及論劉裕纂容垂姚興勝早建東宮請伐蠕蠕勸征姑
臧數段理極明徹而語致冗繁此敘述之無筆也　眞君
十一年六月誅浩此處宜點誅浩其被誅之原委本末都
未敘明下文祗言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亦是籠統含蓄
之詞究於浩致罪之由未經實指也如此敘述豈不乖舛
徒令閱者爲之茫然　浩非毀佛法云云按浩非毀佛法
固屬非理而魏收遂以浩之幽執戮辱爲非毀佛法之報
甚矣收之酷信佛法也　馮景仁占夢語載北史所載亦
病其繁　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按此段當

在崔頤傳中　魏收之於崔浩可謂極推尊惋惜矣本傳
記載詳悉不遺餘力然語冗而不精格俗而少味殆徒載
浩之言語事跡而於浩之神情意致蔑如也

李順列傳

然性果於去就此處文義不順　李順傳字句牽曲多不
可讀如太常曰爾拜爾跪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
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臣疇曰所敬私謂如然臣之所言
虛實皆如此類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云云等類直不成語
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云云此段語脈稍順而過

傷於繁　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懺此於李順語中已點曇無懺事矣後文又云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懺云云重提另敘似爲補述實則複見此序次之無法也　贊語李雖舊族其世唯新套用大雅語醜極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等列傳

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數句可省　司馬景之司馬叔璠司馬天助皆不足特立傳或用附傳可矣

刁雍王慧龍等列傳

遑時不還執而徵焉句牽曲不成文理　鄉家搏劉裕於

卿親疏北史作縛劉裕者於卿親疏較簡明　刁雍清修禮正樂若常語無所發明可以不載　刁肅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此係不經之談不足傳信　王慧龍傳行意息息傍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句稚鄙之極　僧彬曰貧道從師有年云云更鄙俚如此等語亦瀾史冊殆可駭也　欲僧彬攜王慧龍過江事不如北史之簡要　其自言也如此此句亦可省　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此段極可畧正不必爲此瑣瑣　以其歎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句亦稚弱不堪　彥之與友

人蕭斌書曰云云按此書本屬括述猶病其不簡如曾勒頑鈍馬楚癡狂二語可削也　韓延之報劉裕書詞氣慷慨頓挫綽屬自是六朝佳文原載於宋書武帝紀中南史北史魏書茲於帝紀本傳中錄之而筆削各有不同北史甚畧以其書已載於南史故也南史照原書裁削數句更覺頓宕激切魏書則削其領要存其緒末刪潤之功斯爲下矣

李寶列傳

時論謂神儁鳳德之衰此亦表箋文飾之語　李氏自初

入魏人位兼舉云云至識者以此貶之此總論李氏情禮之淺薄恩愛之衰薄也收於北魏門戶世族多以恩怨私意予奪此段所稱恐未足爲允論也

陸俟列傳

陸俟獲蓋吳二叔已復放還果斬吳以至此段敘述頗過於繁北史削去諸將曰公言是也并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數語最簡當　超等聞之大欣何不作大喜　麗之謀決矣當作也　陸昕之傳北史載之本屬一段魏書自昕之容貌柔謹以下另提遂別爲一段殊不可解　高祖

謂僕射李沖領軍于烈曰朕觀元丕云云及沖烈等表茲可省或敘其事而畧其詞

源賀列傳

於是遣使者詔賀曰云云北史畧之祇作乃遣使慰勉之

源子恭數表北史茲從節錄

薛辯寇讚等列傳

延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日於寺旁執得一狐薛慶之與崔纂或云速殺或云以待秋分互有厨與此事瑣瑣復何足記乃云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乃適足以益其鄙野矣　北

史載薛辯父強見桓溫事魏書無之似不可畧　北史載薛強事蹟本末特詳　薛辯事北史載之亦不詳於魏書

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此語籠統說事情寬未分明

寇讚從唐文相一段記載亦傷瑣屑　酈範占夢一段瑣瑣不足錄　崔猶可追敘尤澀不成語

跋穆毛脩之唐和等列傳

崔浩與毛脩之共論陳壽三國志一段此自崔浩論三國志耳與毛脩之何涉而必載之毛脩之傳且卽崔浩所論諸葛武侯亦貶譏太過恐亦未可爲篤論也　朱修之嘗

作附傳乃另提作傳亦非附傳之體　休賓殊合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語意拙澀之至　善其畢議自求多福亦不成語　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語更茫混　敘劉休賓歸降慕容白曜一段繁冗之至眞無筆力　文瞻引見高祖自陳久屈一段亦冗極　樂羊食子有顧以不眞不成語　房伯玉歸降高祖一段語句繁冗可刪　房景光五經疑問亦不必錄　北史嚴稜朱修之並附毛脩之傳中亦是

羅結伊馛乙瓌和其奴等列傳

伊馛傳此深自可奇句可省北史删之極是　苟頹本姓若干見北史　薛野䐗無甚事實北史不爲立傳而附於其子虎子傳內極有見　薛虎子請減貢絹帛表可從簡括不必全載　費于事蹟少不足立傳宜歸費穆傳中穆傳亦多繁冗處

韋閬杜銓裴駿辛紹先等列傳

裴安祖放雉夢一丈夫來謝事怪誕不可信即使有之亦殊瑣瑣不足錄　人無比焉句殊俚鄙北史作人無問焉

竇瑾許彥李訢列傳

南人頗稱諧辯滑稽爲滑稽二字可削　李訢傳可以女
妻之勿許他貴也北史删去下句　訢爲世祖所識如此
此句應删去有此斷語反隔上下文義　自是後遂有驕
矜自得之志諷訢以中旨嫌數兄弟之意辭並冗弱殊不
成句法　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此下語亦過繁　道
路藉藉云云句亦可删　延興末一詔可不錄　李訢劾
相州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每爲李敷所左右乃列敷事
狀附數得罪負貪冒傾險小人其被罪以死不可謂不幸
也贊語謂其器識既美時曰良幹慙其以夙故猜嫌而嬰

合門之戮不亦悖乎

盧元列傳

樂爲此者詎幾人也語未刻透　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當作浩竟不納頗以此致敗　中郎卿曾祖也語義未完　高祖報盧淵詔可以不錄　扶風人王伯達相盧淵一段亦不必載即載之亦應在篇末　公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甍數語板拙蹇滯全無筆法意致　盧昶傳錄詔語亦過多　北史盧昶傳頗稱簡要魏書則冗且濫矣

高允列傳

允與崔浩論五星聚東井託載之謬亦測天考象之一端固宜載敘但不必如此之繁曲須有條理裁削爲妙　竟爲世祖所諫此何應從北史刪去　此亦人情所難不亦難乎語意重沓失次絶不類史傳體　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云云語亦繁冗絶不爽朗　允對恭宗語鳳池麟閣等句亦浮靡特甚　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祇此二語老致而安置不善　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云云此數語依北史節去爲是　或有上

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云云此處語句俱可節省以歸簡明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云云此段應附之傳末或載之贊語中方合體式　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何浮謬之極真不似史體　允作徵士頌止是稱揚人物與朝廷政事何與亦不關允行事乃連篇累幅載之惟恐其不詳何也盧玄以下三十四人列行表敘亂實奪主古史列傳中從未見此體　酒訓繁蕪不修亦不必錄　敘允臨終事跡亦過於繁

李寶崔鑒列傳

璀恐動人情忍哀輟哭按忍哀即輟哭也詞重語複可議

少相倫輩既不逮之亦不成語　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語句亦殊稚弱　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按此則李秀之兄弟輩特容貌風度可觀耳此亦何足稱而必拉雜載之邪　李成遠弟幼遠性粗暴每爲刼盜刺史繇殺之此何足列於史傳史家豈當爲刼盜立傳邪

因公事言競之間當作因爭公事

尉元慕容白曜列傳

元知非誠款此等語極費力只可作元知其詐文義自明

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云云按此只可紀云生擒宋將某人耳何必全錄其官邪　好申下人之善亦不成語

八月詔曰云云此下二詔極可不錄　既而元晉曰云云亦多無關緊要之言　尅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云云此處記載費力頗不簡爽　成淹理白曜表仰應載曰曜傳中所謂時論冤之也今已列白曜子弟而復載此表似爲不倫

韓茂皮豹子等列傳

皮豹子表及高宗與皮喜二詔載錄俱傷於繁　呂羅漢

傳多缺文斷句　贊語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筆意稚拙殊甚

趙逸胡方回胡叟宋繇等列傳

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按世祖所云必有所指今不能舉逸所作何篇終屬空泛無着

趙超宗戚妻棄妻夫妻迭發陰私事猥瑣不足記　趙叔隆貪詐無行何足爲立傳　同心聚斂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皆不成語　胡叟自是高士不應與趙逸諸人同傳　既譜爲典雅之詞又工爲

鄙俗之句二語對偶不似史體亦欠簡勁　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數句可畧　叟亦本無附之之誠此可作叟本無意附之　譏其惟假盛服句拙極不成語　再三之惠以爲過厚云云亦涉詞費　胡始昌收恤胡叟至厚識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恐亦過刻之論　宗欽與高允詩可不必載錄錄高允詩更贅　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按欽所撰旣不足稱又何必著之

段暉遇太山府君子一段荒怪不可信　段承根贈李寶詩可不必錄　劉昞傳妙選良偶有心於昞等句亦不

成語　與人交易一言便定句亦鄙俚之甚　陰仲達絶
無事實行誼可稱眞不足立傳

李孝伯李沖列傳

李孝伯在彭城與張暢問答一段較宋書張暢傳所載更
詳悉而詞句更鄙瑣白賊及九種鹽數語俚極無味可删
李安世與劉纘問答語亦傷於繁　李瑒傳然不免遷
等之意竟不成句　乃捬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
下每有戰功故其下三字承接不順　朞年之中形骸毁
悴之中二字可删　李沖傳淸簡皎然無所求取皎然二

字可省　時人美焉流輩重之時以此稱之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語意大複並無變換應節去一二處爲是　無不服其明斷愼密而歸心焉長句沓拖無力　因其納馬於沖其字不明舊史必無此等字　高祖嘗改正殿詔不必全錄與沖問答語亦傷於繁　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數句橫插無謂可刪去　無復宗敬之意也句可刪　醫藥所不能療此句於上下不叶應少變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今魏書諸本並以安世附第四十一孝

伯傳而第四十五則有高祐崔挺二人而無李安世

游雅高閭列傳

高閭至德頌亦冗縟之作可不載　忠佞對瑣屑冗猝不堪錄　閭承詔爲與蠕蠕書而不敘其凶事事自宜錄然序次亦繁　刑法政事事對尤瑣瑣不成事理

游明根劉芳列傳

劉芳傳芳至京師詣敫敫謂李敫也下乃云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崔謂崔浩矣何芳詣李敫而崔浩耻邪崔字必誤　芳因緣閒知句未明晰　太后微愧於心亦不成句

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云云此處註劉石經三字極是但文傷於繁亦無意致　酒闌芳與肅俱出云云此下省去卻老致

鄭羲崔辯列傳

鄭羲傳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虛字極不穩　諸將心樂早還語殊稚氣　成擒物也亦不成語　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句澀拙無法　鄭道昭子嚴祖敬祖述祖遵祖等性行麤鄙無足稱者魏書皆掛其名於列傳中便似名門氏族志不成史傳體矣　鄭羲族人貪穢無

行者頗多均不足編列傳內 崔辯傳覓無專實辯子楷剛梗有幹具守城死節極可稱述何不以楷標題而爲崔楷傳 崔景儁既以高祖賜名爲逸何開端猶稱景儁耶當云崔逸本名景儁耳

高祐崔挺列傳

崔孝直傳顧命諸子曰當作遺命

楊播列傳

云無修白捺意句意不明 太后聞聲閱而不見不成語但無酒以示其恥多一其字 廢帝悗悵久之不言而

已當作不言久之惋悵而已

劉孺蕭賁蕭正表列傳

劉孺傳載孺奏對之詞多尚駢偶甚不質切正坐文飾太過耳 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此句可省時羿勝殘事鍾文業此等語甚陋 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云云按此與上文承接甚不倫協 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云云此等語亦嫌其支繁 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為夫婦之理句亦拙俚不稱 此所以痛之此句省去更有意味 蕭賁傳敘劉靈運謀奉賁事全不明晰 未至

嚴急詞意不達　以我兄之制給其齊衰一同極哀之節俱不成語　明當拜命其夜慟哭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此等語句俱支離不叶　梁武帝有與寶夤手書寶夤表送之朝廷爲之報答傳於武帝書全載其文而不錄其報書殊失賓主輕重之法　寶夤請定考課表文多浮濫事未施行似可不必全錄　贊語中俱稱曉了俚俗不成語　此亦戎夷彩佼輕薄之常事也收北人反目南人爲戎夷眞丧心語

韓麒麟程駿列傳

蕭顯宗傳載顯宗與高祖論著作門地二段問答詞句甚鄙

程駿傳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此語稚而欠老

顯宗許之顯宗當作顯祖　責遡以義方義方字用來不倫

薛安都畢衆敬等列傳

薛安都傳甚畧宋書别有傳自詳悉應從宋書所載　中纂者本魏郡人中鍾曾孫也按中纂事既載畢衆敬傳中其出身稍貫即宜附衆敬傳不必另敘似别爲一傳者

常珍奇雖奉表稱款身未歸魏究不得爲魏人何可儕之

薛安都畢衆敬之列甚失倫次且珍奇已附見鄭羲傳而此處更爲跳行標目亦非體制　言非而辨句亦不倫

沈文秀爲宋守節未嘗歸誠于魏雖身死北地究不得爲魏人也宋書自有傳

李彪高道悅列傳

李彪傳載彪與劉纘問答語亦傷於繁　彪請修史表內有先皇之陶鈞先皇之洞照云云云冗濫可厭應從節錄

李彪七疏多採賈誼疏

王肅宋弁列傳

王肅傳高祖詔有司諭肅爲裁練禫之制按肅哀毁過禮處未經敘明則此詔突入無根　高祖因久旱不雨輟膳三日肅引羣臣固請進膳此殆表高祖之德與肅事無與似不必詳載肅傳　宋弁傳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語意殊稚鄙且以卞和爲弁和亦不可通　自許膏腴亦不成語

郭祚張彝列傳

張彝傳不能窮誅羣豎即爲大赦云云按此亦敘事中加斷語而詞傷支蔓

邢巒李平列傳

邢巒傳河間鄚人也鄚當作鄚　敘邢巒祖父世系頗不

滑晰　巒之此言其意不小語意殘缺　伯玉天迷其心

鬼惑其慮此處驟入伯玉云云語無根次魏書往往如此

李諧與范胥問答語亦殊鄙瑣可删

李崇崔亮列傳

紀李崇斷獄精審苟泰趙奉伯爭子解慶賓訟蘇顯甫殺

弟二段苟趙爭子紀敘尚明晰解氏訟殺弟節次原委本

屬繁曲寫來益復雜亂甚矣紀事之難也　是時非崇與

淮南不守矣此句位置不妥接上無力　敘蕭衍構宗不遂歎服世宗之能任崇竟有神色事寫來亦無精神　崔亮傳亮從兄光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數語文意上下相悖　恃親使忿亦不成語　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此處轉接頗屬費力　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句亦難解

崔光列傳

崔光諫靈太后登九層浮圖詞旨繁費理致反不爽朗

甄琛高聰列傳

甄琛傳如此此非一句可删　豈是向京之意句穉弱之極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意思不明　琛曾拜官諸賓悉集

云云此段用追叙法而鈎劃不清雖以戲言横插不合倫

次　毋鉅鹿曹氏有孝性云云按於琛傳帶叙其毋亦無

不可但事極猥瑣不足記　琛深所好悦世宗時調戲之

亦不成語　以琛肇之黨也猶以琛高氏之昵也語亦無

根次政不知是誰以之舊史文從字順必不爲此語　衣

錦晝遊句文而鄙不似史册中語　袁翻議論一奏亦可

省　高聰傳頗有文才然皆有文情句法重複殊不成體

侍中高顯射矢一奏可不必錄

劉藻傳永等列傳

永曰弱卒不滿三千云云數語甚無次序句法不練　意謂不可句亦不明　永妻賈氏與妾子叔偉爭葬一事附錄極有情而敘法未明淨　感其所慕事經朝堂都不成語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等列傳

裴植傳卒多侵侮與上文不叶　裴叔業傳後有楊令寶韋伯昕魏承祖皇甫光梁祐崔高閻慶允柳僧習等諸人

皆因叔業而類及之亦附傳體也但編列敘次無法牽拉沓雜不成體裁　夏侯夬夢房世寶杖之二百及其死也尸體大有杖處二百下許此亦過爲附會　紀夏侯夬死後見形諸靈怪事亦太涉誕　有受納之響句生捏不可通　江悅之傳後有厖樹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諸人亦附傳體也但厖樹等諸人惟姜永尚有可紀餘並無事實及他功績應將姓名官爵點次江悅之傳中即不必更爲附傳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等列傳

陽尼傳中附陽固固事跡頗多又有文詞可錄當以陽固爲傳主而陽尼陽伯慶等皆用追敘法　僕射游雅擧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按君子句可省　路恃慶傳內當以路思令爲傳主　贊語陽尼學義之迹云云遂名許隱真如列算布籌方板可厭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列傳

矣異常箭文義重複殊不成語　得暢名纘文義亦劣自昇城樓言辭不遜厨鄙可哂　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何亦當改削　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云云

按有此一段則傳首弓力十石矢異常節二語可省第此段摹寫亦無氣勢　果者果如朕心棄者早遂朕意鄙語可刪　求發之問語亦稚甚　鞭石虎畫像瑱西門豹舌一段可刪亟以爲虎豹之祟語似巧實陋　敍康生奪刀入內爲元叉所執一段其被禍之由極不明晰閱之令人悶悶　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數語鄙拙殊甚　大眼以繩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技則絕技而寫乎殊拙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板語可厭　總敍大眼武勇處語繁而少氣色　楊公惡人常作我鬚形以射之云云

語冗複少力　崔延伯取車輪貫連橫水爲橋斷趙祖悅等走路智幹頗精叙次尚未潔

尒朱榮列傳

尒朱新興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此等事皆不必紀可删　尒朱榮討徐鄭表可不必全錄　叙榮遷莊帝一段極繁冗不成條理　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按此數句只可以榮亦尋悔一語了之　陳不可之理語殊稱甚　自兹已後

贍終叨濫云云數語闕入可刪　議者謂無制賊之理亦不成句　榮據府謂天穆語傷於繁冗甚欠翦削　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實不成語　傳中褒賞介朱諸詔語有可省畧處　贊語亦繁冗板滯　彭韓伊霍夫何足數按彭韓與伊霍並稱亦是語病　彭韓本不令終與介朱亦無大別　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語亦不明且與前文彭韓相犯

介朱兆介朱彥伯等列傳

介朱家欲渡河云云此等語句不明殊不可解　前廢帝

潛默龍花佛寺潛默二字亦不穩　仲遠世隆並尒朱梟雄宜標名傳目不應附載　隨情補授肆意聚歛極裝飾卻不成語　其肆情如此似與上文作應卻殊瑣瑣　如此者不可勝數橫插此句語脈雜隔不貫　敘仲遠貪暴強橫處本數語可了文極冗繁亦雜而不倫　憂在不測此句可省　遂有解了之名俚極不成語　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此處敘述亦覺太繁　世隆傳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一事敘次極猥瑣可厭如此等俱應刪去　尒朱弼傳闕誤甚多

盧同張烈列傳

以邀奉公之譽句可刪　兼褒同在公之𧝄在公之績亦贊　同表吏部勳簿及軍功給券二條語句頗嫌繁碎

論者非之論者稱之似對非對似應非應不成章法　盧同張烈並以元乂黨人同傳然俱有幹畧烈弟僧皓庸妄人耳何足附傳

朱瑞辛雄羊深楊機高崇等列傳

朱瑞弟道瑱與瑞同難道瑱爲人極可附載瑞傳中不必另作一傳　辛雄傳更授李琰等此句可省　辛琛傳所

在有稱誤作在所有稱　琛爲揚州長史李崇爲刺史琛
每諍折崇琛子悠亦剛直李崇嘗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
其子按此二事若連載父子相映便有致今分敘意味索
然　楊機傳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
已此等語似雅實俚　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
之徒云云此下敘次謙之贈恤僮僕撰述書籍雜亂甚不
成章　高道穆傳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等四十
人皆當世名輩五字當在四十八下

孫紹張普惠列傳

時人輕之世以此尚之句法理旨義相乖背魏書中往往如此　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所以二字可刪　張普惠奏記任城王諫馬射宜節畧　普惠議胡司徒加太上號一段詞意繁蕪概無條理中間多可刪除　親故賀其幸甚眞不成語　中山莊弼遺普惠書可省　普惠美其此旨每爲口實句醜甚　議復徵綿麻疏徵引既泛條目亦雜中間語句不明多有不可解處　論兗州疏詰屈繁沓眞有不可句讀處如此奏疏而猶載之於史冊豈不可醜

成淹范紹劉桃符劉道斌等列傳

執志不移四字可省　成淹與裴昭明辨難弔服弔資一事主客反復累數百言陳腐瑣屑體製全無那得若是要通來責雖高未敢聞命等句尤不成語　淹與王肅行到朝歌問答往復義既鄙瑣語涉諧戲列之史冊宜爲遺醜贅況可厭殊甚　成淹子霄第紀其文詞鄙俗一事果如所載亦何足記邪　范紹師事崔光又爲黃門崔光所知此係一崔光邪兩崔光邪紀載不明　董紹傳敘梁武帝欲因紹通好息兵一事若於繁絮中有可省處　馮元興傳附載曹道曹昇曹昂按三曹事與馮元興不類又非元

與篡屬不知何以附傳　和羅者廟不潤屋此等語何似文實俚　鹿悆驗豫章王綜虛實一段敘事膚鄙猥瑣不堪覽閱　竊勳者放言噂喈欲加私害真不成語　贊語荀曰非才亦何可以致句尤而少味　鹿悆身爲降虜卒於關西與諸人頗不類似不應同傳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等列傳

瑞善處朝廷之間此不成語　斛斯椿傳止有半篇非全文　賈顯度傳亦多闕漏　賀拔勝魏人而終于梁置之諸人傳中亦不倫　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句俚

弱之甚　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强盛菩薩乃自驕省事
恃水應答不遜並猥闇不成文理　侯莫陳悅傳敍悅喪
敗事狀語極繁多而事不明晰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列傳

申令頻煩不似傳記中語　深思儁自亦不成語　儁佞
巧性多詐此敍儁爲人只是一事不必分爲兩層　後魏
史書遺闕以爲山偉之由恐亦未的收以魏人紀魏事正
不得辭搜採之責也　劉仁之傳或曰少有操尚或曰外
示長者內懷矯詐或曰能爲詭激性又酷虐或曰愛好文

史敬重人流抑揚不中褒貶失實蘇見仁之當時人擎流與收嫌隙故以私意毀之邪 ▶ 劉仁之字文忠之二傳並簡畧不切實不稱傳體

李琰之祖瑩常景列傳

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論者物議字意重複此中殊未分明 此乃天性非爲力強二語可刪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云云按此段又與前文精博之說相犯分裂重沓殊非體製 紀祖瑩藏火讀書事繁冗無序 常景象讚一篇可以不載

外戚列傳

馮熙傳魏母見其如此此不成語　其北切詩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切山親讀碑文稱爲佳作按此瑣細事又何關馮熙爲人政績而乃屑屑述之邪

太師萬一亦不成語　李惠傳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云云語殊稚嫩　敘李惠斷燕巢拷羊皮二事事既瑣細語亦拙澀　外戚傳當依歷朝皇后親屬爲次序

儒林列傳

儒林以經術得入列傳不緣門第世階其子孫某某何煩

載記邪　平恒三子任意宦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宦娶何足爲人品累而以爲濁碎邪北魏風尚以門戶相高仕娶少涉卑賤深用爲恥故不覺言之畔道如此

陳奇傳載奇與游雅問對往復百數十言瑣瑣殊甚　雅製照皇太后碑文一段語句多未分明　有人爲謗者多怨時之言亦不成語　劉獻之謂屈原離騷之作爲狂人最病狂語列傳載之竟不知其非邪　張吾貴聰慧矜辯之士非淳樸淹貫之儒似不足列儒林傳　生徒恠之而已便爲講之此等皆不成語　董徵傳亦由汝南王悅以

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此句弱甚　刁沖傳雜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句蕪雜無法　盧景裕傳情均郊野眞俗史陋語　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此怪誕事本不足信卽有之亦不宜載入儒林傳所載皆窮經稽古正大之事豈可及於不經之談至其附載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此事更不足錄　李同軌傳但載其通釋氏說佛經此豈信道學古者所爲邪　刁沖盧景裕李同軌三傳昔人以爲非魏收舊乃全錄北史者今按盧景裕傳載記誦佛經獲感應諸怪

異事李同軌傳亦多記其說經講法等事世稱北史好爲鬼怪小說二傳所載眞小說家言信乎其爲北史之文也

李業興與梁武帝辨問經義往復數百言詞義鄙瑣甚不足錄可刪去　史臣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然則儒林傳非魏收之全書也

文苑列傳

袁躍字升佰本非文學中人僅之文苑傳中甚爲不倫

裴伯茂傳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按作史傳自稱其詩似非體　贊語拔滯殊少神采　文苑傳不

載一隹文亦一闕事

孝感列傳

孝感傳當依前史爲孝行傳今以孝感爲目而總論序之云誠達泉魚感通鳥獸則是尙感應而不重實行也假令有曾閔之行而無馴鳥躍鯉之徵將略而不載乎　孝感傳中如趙琰之買耜還刃閻元明之兄弟雍和楊風萇吐渾等之列戸同居皆以孝行而兼友讓之事此卽節義傳中人也安得以孝感二字括之　令狐仕楊風皇甫奴董吐渾崔承宗等並以至行附傳但編載無法附從不類孤

求堆列不遺而已　總論藉禮教以齊非獎勸所得何秀澀不成語　魏收書孝感傳亡後人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

節義列傳

于節傳隨身衣服敗壞略盡句鄙俗不甚　姪拔寅兄弟爭死事近於義與婁提忠節不類不宜附見婁提傳中胡小虎傳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挼哀其死亡句可刪　魏收書節義傳亡亦後人取北史補之

良吏列傳

明亮辭武勇將軍與世宗問答往復剌剌不休語甚繁瑣且何關亮治績真可刪去　杜纂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且嘗以郡降葛榮如此何足為良吏耶　竇瑗傳載瑗論制律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一條與尚書三公郎辨難判斷凡數百言煩嫌冗瑣不得倫要且此事與循良政跡無涉本可從畧　良吏傳闕總論

酷吏列傳

酷吏必有才者胡泥無他長按本傳止稱暴虐酷濫受納貨賄而已何足為酷吏　高遵弟次文貲產巨萬與遵結

慽不相往來此事瑣瑣本不足載亦何必附載於陽吏傳中邢他多如此類　羊祉傳太常議謚一段駁難甚繁宜從簡節　祉自當官不憚強禦云云此段應在議謚之前

酈道元居官清勤撰述精博其水經注一書言地理者多宗之此北魏人物也即其收邸念一事志銜嬖倖不避強藩可謂能於其職矣今列之酷吏與高遵羊祉輩貪汙褻忍者同傳似屬枉抑

逸士列傳

馮亮傳記亮死後露尸盤石蟲鳥初無侵毀又爲南方法

師以大栗十枚置亮把中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焚燒之日有素霧蓊鬱自地屬天如此似一仙佛傳怪誕不經何以為逸士耶　晉書夏統傳極似仙佛方伎等傳散之後漢逸民獨行等傳體格已不相類然文理筆法甚高雅令如魏書馮亮傳體格既雜而筆法亦全無足取斯為史傳之下者　李謐明堂論考據雖博而筆法甚蹇滯　鄭脩傳並非完傳　逸士傳總論亡後人取隋書隱逸總論補之

張淵觀象賦極詳博工雅如此人列之術藝傳稍枉　信都方北魏異人也不為特傳而附之僧化傳中亦非所以標奇能也　王早傳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云云此處文義不甚明晰　代京法禁嚴切此句可省

江式表論古今文字頗能貫串可附之文苑傳今列之術藝乃以六書正叢下與占筮醫方同傳似非其倫　周澹傳論不可之意稍嫌不成語　王顯傳每殷勤避之殷勤二字不倫遂覺文義不明　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似為辭筆作冷神寶稍弱不成語

列女列傳

封氏傳似是不完之傳　封卓妻劉氏高允爲之作詩當紀云高允爲之詩以歌美之可矣詩可不錄　魏溥妻房氏極激烈紀載殊未生色父元尚有異議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似此語意皆欠明晰疏爽　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此語殊贅可刪　崔氏傳竟以壽終此襲用史記盜跖竟以壽終語畢竟用來不妥　兒先氏傳女尚能言臨死云云尚能言三字可省　楊氏傳其識機雖呂類亦不過也擬比殊非其倫　史臣論闕　列女傳雖差多

於北史及高氏小史然亦不完

恩倖列傳

總論體格重疊詞氣沉晦讀之不知意指何向殊不成章

王叡當高祖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諫高祖赦有罪毋殺不辜及疾篤上疏陳列五事惓惓以愼刑罰任賢能親忠信遠讒佞行黜陟爲請大臣讜言不過如是緣叡恩寵過隆竟列之恩倖傳中似乎稍枉　王襲以父寵襲爵未見有殊恩特寵似可不爲立傳　襲弟椿雅有聲望元乂徵椿爲將作大匠椿以疾辭風雹求言椿上

疏直諫時事亦庸中之佼佼者也以王敵之子遂列之恩倖傳眞非其倫　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云云由是二字可省　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至於二字不成文法　初樁於宅構起廳事云云此事本不足記卽記載亦是史氏涉筆成趣處乃拙滯不堪遂無足取　王敵傳附載叔姪子孫極多中有全無事實者悉可刪省如王樁則可列之別傳不必與敵連附也　王仲興傳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云云按此紀事之詞亦苦冗繁如改云自不豫迄崩何不可邪　不若脩之倨傲無禮語

亦殊拙當云脩倨傲無禮而仲興獨為退順則得之　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此處極可刪省　寇猛傳微桀弟姪此不成語　趙脩傳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按此措語甚不工穩　脩素肥壯事了不轉動數語可刪　宗巳之疎遠矜按此結用注釋反不明白　史臣論闕

閹官傳

宗愛傳為懼道盛等案其事為字係愛字之訛　愛知其謀此處橫插此四字上下意思斷續不如去之　仇洛齊

傳而不言其養子此句橫插無謂可删　宦官李實有子孫乃臚次其養子家世相承溷之傳中此豈可謂閹官傳邪甚矣魏收之不知史體也　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二語迴應似乎周密則自沓拖可厭不如删去　竇公營私本非情願亦不成語　張祐傳太和十年冀按祐宦官雖對王爵不宜書覺　抱嶷傳老壽凡薄酒色肆情語不甚了了　王顯奏老壽疏不必全載　爲老壽祖父云云贊事贊語可删　王遇傳遇自以常更奉接云云語嫌繁冗　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稱弱眞不成語不如

祠之。秦松白整苦無事跡可紀何必立傳邪　劉騰亦不得書薨　史臣論闕

何奴劉聰羯胡石勒等列傳

總論帝王統業以占據中原混一宇內者爲正統以割據偏安跋扈一方者爲僭竊其說似是乃過崇曹魏痛抑孫劉至破三分鼎足之說斥爲溺人謬妄之談何其悖也推其意本欲比拓跋於當塗而以爲正統所歸天命斯在然元魏究未混一終以分裂其視劉石慕容諸國祇有久近之分實無正閏之殊雖以偷名竊位歷貶諸國而以皇符

帝籍推尊魏氏所謂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也竊謂諸國固失魏亦未得地醜德齊難以相尚也而顧云衆星環於斗極百川赴於溟海不亦固且誣邪　僭劉謚名於岷蜀此眞無人心語　劉石慕容諸國其立國俱在拓跋魏氏之前間有分爭戰伐與魏相關者已於序紀中載之此傳不作可也　劉曜傳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此句不可解中間定有錯悞　愼封其子允為南陽王愼字是曜字之訛　石勒傳前後顛倒事之次第頗不分明

鐵弗傳卿何以知其氣性此句突入無根　世祖討赫連

昌一段自當於本紀詳之何必複見　慕容傳太晷辭不必詳何不並此傳省之　一時放仗斂手就戮矣此文省作斂手就縛便老　莫不載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亦不成語　劉石慕容等列傳視晉書諸載記簡約而事跡往往不甚明白論說亦有不暢處　劉曜傳太晷較晉書所載十無一二也　石勒傳亦簡畧疎率如此又何貴立傳邪他傳倣此

僭晉司馬叡賓李雄列傳

魏書於西晉諸君皆稱之爲帝葢未嘗不以正統歸之也

東晉偏安江左簡文以後嘗與元魏分爭抗衡魏收作史遂以僭國目之所謂漢以賊爲賊賊亦以漢爲賊此亦勢無兩立而要不可爲定論者也乃竟夷於列傳而與竇夷李雄一視可謂顛悖哉　按晉書恭王妃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此亦有微詞焉卽實有其事然非牛金子也牛金自爲宣帝鴆死而小吏牛氏則別是一人魏收以牛繼馬後之謠顧不深考其事而直以元帝爲晉將牛金子誣矣

由是自言河內溫人此句插入不倫夫元帝既冒姓司馬矣寧有自言爲河內溫人者邪　元帝起義江左人心

咸歸中興之業自不可揜收之言乃曰改易郡縣假置名號又曰叔以晉室將滅潛有異志收雖仇國亦安得此無人心之言哉　晉書稱元帝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左之業彬彬稱盛收乃謂其政刑淫虐號令不行且舉殺淳于伯血流上柱之事爲淫刑之應何其妄也　禹貢揚州之地以下盛毀江揚以南土地之僻遠人民之厖雜氣候之卑溼物產之沴戾風俗之衰薄直以爲夷獠之地非人所居以見東晉之不得居中國斥之爲非正統耳然究之與江東何損也收可謂理曲而詞費矣　按晉書載王敦將

謀篡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然不載其詔詞魏晉
備載之其詞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云云其言極卑恭
不振竊意明帝於王敦之亂六軍既敗猶欲升車出戰又
單騎微行以察敦營壘似亦英武有爲之主也微敦詔不
應卑折至是卽有之亦何至自稱孤子紹頓首云云夫安
知此詔爲魏收所潤飾而孤子紹云云爲收所加邪收於
晉帝他詔皆不載之而獨載此詔且目之曰詔恭憚於敦
若此無非以著晉之不競耳其用意亦良苦哉　使術士
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按此與晉書所載郭璞對敦

語不同亦殊弱甚　名犯恭宗廟諱按史書迥廟廟諱別取一字代之未嘗著其爲犯某帝諱也後人讀史者自知之此自注亦非體　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極不成句法

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愈甚此等語稚弱之極　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亦不似史家語　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云云按此事極瑣細收載晉事多從畧何暇及此邪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此語鄙南朝極矣第收魏臣而斥魏爲夷狄恐亦非體所謂目不見睫者也

島夷桓元等列傳

本譙國龍亢楚也龍亢楚之意殊不可解　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荆州仲堪爲廣州元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史按荆廣江三州皆省刺史字而以一刺史總之此非古法也凡如此皆不可省　復同王莽始貴之年此句不成文理頗類轆轤王莽仙蓋此句硬插入亦自不倫不如晉書元曰是何人也晉書云元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較勝　桓元傳較晉書簡約數倍然敘次格格不暢且詳略失宜閱之令人氣悶　馮跋本慕容叛臣誅慕容

熙而自立爲燕與桓元劉裕等不類似不宜同傳　劉宋受禪稱制自成一代亦與桓元之矯逆倡亂僭竊一時者不同亦當另立一傳　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此句可刪　嘗負驃騎諮議社錢云云此宋主微時細事何足爲累而瑣瑣記之邪　事乃得了語亦俚極　燔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按桓溫不當云神主　司徒王謐代宋主償錢桓元之敗謐得免焉宋書具載此事於宋主請免王謐之時本末自了了魏書分作前後紀之不如宋書遠甚　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按宋書盧循

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卽以盧循爲廣州刺史魏書改一仍字文義事跡便不明白　參軍段横名犯高祖廟諱按舊史人名同廟諱者皆改稱之如史記以蒯徹爲蒯通是也今云名犯高祖廟諱舊無此體　敘魏宋攻伐戰爭之事往往揚北而抑南勝敗之際多有枉詞收爲魏臣安得不云爾邪此殆不勝指斜者也　宋孝武猶少失政尚稱中主收何誣誣之甚邪　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云云按此事甚無足錄而瑣瑣及之亦若費筆墨矣竟陵王誕上駿表可以不錄　駿淫亂無度烝其母路氏

云云按孝武燕母不見他史卽李延壽南史係異代之史亦未之及況古來以子而妻其生母者自夷狄之外無有也收之所紀不知何據毋乃誣衊邪　遂刻劃支體拙裂心藏語殊繁砌　紀子業因悖淫佚處亦殊雜沓無章氐衆顒顒咸願來蘇矣此特以形魏之威德耳語醜甚贊語馮劉乃厥句不可解疑有闕誤

烏夷蕭道成等列傳

晉陵武進楚也楚字不解所謂　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語褻拙之極不成句法　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亦庸

極不成句　封其王劉準爲汝陰王未幾而死按南史汝陰王爲監人所殺何不直書而故諱之邪　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云云此段語句太繁意思卻不明白　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云云此等瑣瑣殊不足紀　此等每有吉凶此等二字可省　東行驅西而入南出驅北面入云云敍東昏微行驅人一段過於繁瑣殊費筆墨

或有云國家強盛者即便忿怒云云國家朝廷目魏爲言語意卻自雜沓不明　其不識事宜如此此句插入亦無謂　敍梁武侯景君臣相拒紀載亦太繁梁事頗多何獨

於此致詳也

私署涼州牧張實等列傳

涼州人士咸賦牆茨此等閑文可刪　弟名犯世宗諱與段横名犯高祖廟諱同均不成體例　宋元安登山馬倒傷足屋柱自燃及乘馬尾禿此等災讖之事殊瑣瑣況宋元安涼之輔臣所關成敗甚細似不足記

高句麗百濟等列傳

殷鑒不遠此句不倫　人不得山上溲汙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按行逕山者句可削　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賞

其誠款之心此等句俱稚弱可删

氐吐谷渾等列傳

故元恭焉語未完足　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句拙甚絶不成語　敘諸國風俗多不明淨　乙弗勿敵國及女王國嘗附吐谷渾之末不必特行另敘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按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王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道理遠近不應懸絶至此必有一誤　贊語氐羌蠻獠風俗各異等語義既浮淺詞復軟靡真可以無有

西域列傳

魏收書西域傳亡後人以北史西域傳補之非收書也

漢書敘西域疆地山川道里何等明晰眞如聚米指掌魏書西域傳亦仿漢書志其道路山川便不如漢書遠甚甚矣筆力之相懸不可强也　車師國卽高昌國也乙百一卷旣載高昌不應乙百二卷又列車師雖事跡有前後不同實一國也收書不宜至如此外複固知西域傳之爲北史也　康國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太延隋書作大業當以隋書爲是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此西

域國之最遠者疆域風俗中國何以得悉恐傳聞之疑不足徵信也

蠕蠕等列傳

蠕蠕北部大國醜奴以來日益强盛常與魏勝負相抗收所載魏與蠕蠕攻伐用兵强弱得失之事未免揚內抑外多有枉詞甚矣信史之難也　阿那瓌朝魏詣殿陳情似不必作數番問答剌剌煩絮應删從簡便爲是

自序

自序每作夸語不似前史自序之體篇法散漫亦不成結

攟　自序位置應在十志之後

天象志

天文志改天象志極有見但徵應之事昭昭可據者則書之其無所顯驗介在疑似者例不得書志亦有傅會依託之事撥之總序所云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者殊不然也　月犯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曠死此必有訛蕭曠非魏大臣也按牽牛爲吳越之分或當作吳越有憂　月犯太微或曰人君憂或曰貴人憂月入太微或曰大臣死或曰有反臣或有入與犯而並無占應

者其說不同他災變亦有似此者求之正不得其解　既而赫連氏并并遂竊尊號云此處似有闕誤　天象志凡稱南朝之君或曰晉帝或曰宋主似爲得體然則紀傳於晉宋齊梁之君悉稱名亦殊乖錯　宗廟並起司人更謀有易政之象此處亦有闕誤或曰彗加大微翼軫之餘禍也按彗星入太微滅于翼軫在眞君十年是時南北朝俱有弑逆之禍已應其占矣宋南郡王義宣構逆之事在興安二年沭有一星見災而流禍如是之久者此亦附會之說也　嗣子淫昏政刑泰弱此二語可省　且仍有肆眚

之合焉句亦可省　由是言之皇天行以穢賤斯之漸不

云按此繁文浮詞極無謂　蓋近乎裴賛焉此句稍據

蓋天譴存焉亦不成語　天象又曰人主將以夜亡而出

其宮云云按魏孝文以太皇太后之喪徒行至陵哭泣極

哀此自盛德事弟亦何關天象乃以流星出紫微爲人主

因喪出宮之兆毋乃附會所與城等按此句上下有闕文

以勢相乘至感此下有闕文　魏天象志當日魏之休

咎得失爲言今占象往往及於南朝晉宋齊梁之事茲非

自亂其體例邪　天象志凡四卷第一第二卷之文簡要

第三第四卷之文繁簡體例不同于第一卷亦異且第一卷紀日異第二卷載月異第三卷紀應與星變乃第三卷仍及月異與星變同載如太祖皇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金于端門外天興元年二年月再掩東上相五年月掩辰星月犯歲星天賜二年月犯鎮星類皆重出複見蓋二卷獨載月異而三卷四卷則月與五星雜載其非一人之所紀纂明矣至其占驗之詞往往牽強附會不可盡信昔人以爲非魏收原本也蓋收天象志三卷四卷已亡後人取唐張太素所撰天文志二卷補之今世所行太素本也

地形志

收改天文志爲天象志者緣所載皆日月五星災異之事故曰象地形志猶前史之地理志也體例與地理志無異而必更易其名曰地形誠不知所謂也　地形志戶口准武定之世爲據往時編戶無由考其盈虛蓋永安末年洛邑兵燹官司文簿散棄者多矣　地形志文格亦在繁簡之中其新置州郡往往有闕而不注者　西河郡屬晉州領永安隰城介休三縣此孝昌年置也又一西河郡屬汾州亦領隰城介休永安三縣此太和年置也又有五城郡

屬義州領隰城介休五城三縣此永安中置也按此介休隰城凡三見者緣建置興復不一故復舉之而格例則錯亂甚矣問者何從考定此何難本其刱改之年附見於此注而必著之正文編次之無法一至於此他亦有似此者

州郡不以遠近爲次亦不以壤界相連爲序忽東忽西乍齊乍晉正未有條理　常山郡注云後漢建初中爲淮陽永元二年復按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此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非改常山爲淮陽也蓋魏收之誤　陳留郡屬梁州領小黃等三縣又陳留郡屬

南兖州領小黃等五縣又陳留郡屬北揚州領小黃等四縣此以陳留郡小黃縣凡三見與西河郡介休隰城複舉之病同　總序吳蜀二國遺之度外魏固未嘗得吳蜀凡益州漢廣廣州郢州江夏永安諸郡皆有名無實均宜刪去　州郡有已陷而寄治者亦宜刪去以省繁亂

律歷志

史記律歷分爲兩書漢書律歷合爲一志蓋漢以律推歷實一事也收所撰律歷志實分律歷爲二事而總序於古今律呂之理亦無發明魏自太和迄於定武並未有諳律

者名爲律歷志實則言律甚畧不如删去說律一節直稱歷法志爲是或似考律作緣引亦可也　律當附樂志

禮志

斯亡云云及不成句法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云云此條闕斷甚多不成文理　理儉於責下有闕文　敘高祖行三年之喪與羣臣爭議一段臚次引據亦苦其繁瑣禮志祇是抄錄魏人一代典故未經裁削者　輿服附於禮志之後究屬雜亂且中間又作一總序亦非體

樂志

樂志總序雜抄周禮樂記之文全無裁潤亦於聲樂之道一無發明眞可以無有也　雜伎百戲後世帝王戲玩之具於樂舞之作無當也以此附入樂志陋甚　樂志本一篇文字後人分段另提殊非其旨　先王所以敎化黎元湯武所以云云此下有闕文　仲儒言前被符問云云此段論律呂甚詳觀此益知律之當附於樂志矣

食貨志

高祖詔鄒人獻盡徹之規按盡徹之言發於有若鄒人當指孟子孟子諷滕行助法未見有盡徹之規也　食貨志

應分自太祖定中原以後至民以安業爲一條又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以下至相付實者坐如律爲一條又自魏初不立三長以下至天下利濟爲一條自河東郡有鹽池以下至得以周贍矣爲一條又自魏初至於太和以下至上從之而止爲一條凡六條而食貨備俗本分設太多往往一事而跳行另叙殊非體格

刑罰志

刑罰志總序闊端廓落之極　刑罰志亦宜連叙不宜條列

靈徵志

靈徵志舊史未見此名目宜改災祥志　附載徵應往往失之附會似可省祇記災異爲是　但齊地也天意若曰云云此義極附會無理　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此語更乖舛可笑　靈徵志次序宜先禎祥後災異今倒置何也　白鼠爲災白狼白鵲白雀白燕恐亦非祥　記災異分門別類每條總括數語尚有條理記禎祥則不及爲此未免雜亂矣　甘露嘉禾應在諸物類之前　真君五年張掖郡石文乃圖讖迂怪之事恐是僞造假託可刪

太和元年太原民王顥等所見南山青碧石柱自是山閒奇石所在多有亦不足爲瑣異也　尉元表奏彭城南白頭翁助戰事李憲表奏肥水草堂寺七人朱衣乘馬事皆怪誕不經此等事抑與靈徵何涉也　潞縣婦人實玉印事亦涉詭怪可省之　温泉與甘露相類亦當在諸物類之前

官氏志

官制氏族本屬二事不得合爲一志　但不詒故爲重於制史語未分曉或有闕漏

釋老志

釋老志舊史未之有也北魏崇信釋道二氏之說盛行於世故收作釋老志然非史家崇正闢邪之意也或不欲闕於載記當入方伎傳或别作仙釋傳亦足以備一偏之學飾詭異之路云爾

讀史糾謬卷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